

# 文史学者在干碇有了新发现，是否与宋朝相关？ 千年古寺尘封着什么样的传奇？

□记者 黄燕玲 文/摄

赵孟頫乃南宋晚期至元朝初期官员、著名书法家，生前曾多次朝礼普陀山，与舟山颇有渊源，尤其是“西湖劝缘”，更是跟舟山隆教禅寺有着直接的关系。

今年是赵孟頫逝世700周年，为传颂这段佳话，挖掘文化底蕴，位于定海区干碇镇龙潭村的隆教禅寺建造了“西湖劝缘会”壁照。近日，禅寺住持又相邀我市文史学者汪乐或等，前去参观壁照、探寻文化。

汪乐或没想到，此番探寻，竟有了意外的收获。她和友人从隆教禅寺“挖”出了不少宝贝：疑似古物的门槛石、门柱、砖瓦等，最重要的是两个铺地莲花柱础。经过对相关文献的考证，以及与多位民间相关领域的学者探讨，他们认为这些遗存极有可能和宋朝相关。

这可是一个新的发现，汪乐或说，如果这是真的，无论是对舟山佛教史的研究，还是对宋韵研究，都将是一个突破。她呼吁，希望专业机构可以介入研究，共同“挖”出千年古寺背后更多的秘密。



—西湖劝缘会壁照

## 千年古寺的讯寻碑拓之旅

西湖劝缘是我国书法史上一段佳话，发生于元代，后人说是继东晋兰亭集会后的又一次盛会，隆教禅寺大殿前方的“西湖劝缘会”壁照便是再现了当时的盛会景象。

至治元年（1321）十二月，径山书记石室祖瑛禅师将赴昌国（今舟山）隆教禅寺任住持，当年68岁的赵孟頫召集社会各界名流在西湖边为其送别，参加集会的还有少林居士廉希贞、山村逸民仇远、北村老人汤炳龙等，共17人。集会中，赵孟頫写下了《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》。作品运笔婉转停匀，字形道丽妍润，极富温雅清朗的审美意蕴，堪称绝世佳作。

隆教禅寺也因此声名远扬，同时也明证，昌国在当时也并非籍籍无名之地。隆教禅寺是一座千年古寺，始建于后汉乾祐二年，千百年来一直秉持着教民为善的理念，还曾开办过义塾，取名“觉斯义塾”。但千年风雨，这座古刹也经历朝代的更迭“兴废几经春”，直至1994年信众集资筹建，才逐渐形成了现在的规模。

如今，寺庙进一步挖掘传统文化底蕴。

赵孟頫的《送瑛公住持隆教寺疏》真迹目前藏于天津博物馆，除此之外，是否还有真实的遗存来佐证隆教禅寺的千年历史？

汪乐或想到了宋朝县令王存之的《隆教院重修佛殿记》碑拓。据传，早年间隆教禅寺曾挖掘出土过王存之的碑拓，有一说出土后的碑拓被市图书馆收藏，也有说被舟山市博物馆收藏，但汪乐或求证后发现，目前两馆均无此藏品。这块出土的碑拓如今到底“身在何方”？汪乐或此番探寻，原本就想通过住持，探知更多关于碑拓下落的消息。

住持并不知晓王存之碑拓的下落，但他想到了院前不远处的两处“石墩子”。他说，院门外十几米远处，是寺院原址所在地，后曾作为部队营房，现已荒废多年，只有两处“石墩子”隐约可见，因为长久未打理，它们已被泥土、杂草所覆盖。

这会不会是历史遗存？会不会是赵孟頫大作、王存之碑拓之后，又一个可考究寺院的历史文物？汪乐或俯下身，拂去上面的尘土，莲花石刻若隐若现。观察莲花的形状，考虑到隆教禅寺的千年历史，她有了个大胆的猜测，这两块不是简单的“石墩子”，极有可能是古迹。

这到底是什么？又是什么朝代的呢？她踏上了“解谜”之旅。

## 这被泥土覆盖的宝贝，会不会是宋代柱础

汪乐或是三毛研究会理事，曾参与撰写《朱家尖志》，在历史研究上颇有心得。她还曾与胡牧一起，历时四五年，搜集乐成烈士遗物，发现了5封80年前烈士从新四军战场寄来的红色家书，让众人更了解乐成烈士的心路历程。

此次为研究在隆教禅寺发现的“石墩子”，她还请来了朋友楼锦范。楼锦范从小师承传统民居营造技艺大师，专心从事木作雕刻工艺多年，对古代建筑式样及其施工管理规制颇有研究，曾是浙江省非遗传承人（传统民居营造技艺）培训班优秀学员。

他们将“石墩子”周围的泥土小心翼翼地拨开，发现两个“石墩子”均为火山岩青石。一个较为白净，一个则有些发黑，但两者均为“上圆下方”的构造，大小、样式所差无几。楼锦范用鲁班尺进行测量，上面圆的部分，为覆盆莲花造型，雕刻有十瓣大莲花瓣，当中穿插十瓣小莲花瓣，内径约30厘米，外径约60厘米，卯口深约8厘米，卯口直径约15厘米，上盆厚约0.5厘米，下盆厚约2厘米。下面方的柱顶石部分，长宽约77厘米，厚约22厘米。

“这是柱础。”待到“石墩子”的全貌展现在大家眼前时，汪乐或和楼锦范不约而同脱口而出。柱础，即古时垫于木柱子下的石墩，是中国建筑构件的一种，有防潮、加强柱基承压力的作用，古时凡木架结构的房屋，可谓柱柱皆有，缺一不可。

仔细观察两个柱础，其“上圆”和“下方”同为一体，是由同一块石料雕刻而来。覆盆莲花上部分柱顶和下部分顶柱石头是整块石头的造型，是宋柱础的典型代表，这会不会是宋代时期的柱础？汪乐或说：“元、明、清时期的柱础，一般将上部分和下部分分开雕刻制作，且莲花的造型更为复杂精细。宋代以前的唐朝虽也有覆盆莲花的造型，但造型更为圆润，且比例并非如此，整体都有所不同。”因此她更倾向于此为宋制。

## 求证南京友人，柱础是否是北宋产物

为了验证心中的猜测，在楼锦范的推荐下，汪乐或购入了宋代李诫所著的《营造法式》，其对宋代的各类建筑式样有着



发现的柱础



疑似的后门

详细的描述。

“造柱础之制：其方倍柱之径。（谓柱径二尺，即础方四尺之类。）方一尺四寸以下者，每方一尺，厚八寸；方三尺以上者，厚减方之半；方四尺以上者，以厚三尺为率，若造覆盆（铺地莲花同），每方一尺，覆盆高一寸；每覆盆高一寸，柱厚一分。”书中介绍说，覆盆，是古代建筑柱础的一种发展形势，唐宋时最为常见。所谓覆盆，即柱础的露明部分加工为弧线线脚，柱础如盘状隆起，就像是倒置的盆。这正契合了此番的发现特征。

柱础雕饰上，《营造法式》也有说明：“其所造花纹制度有十一品：一曰海石棉花；二曰宝相花；三曰牡丹花；四曰蕙草；五曰方文；六曰水浪；七曰宝山；八曰宝阶；九曰铺地莲花；十曰仰覆莲花；十一曰宝装莲花。或于花纹之间，间以龙、凤、狮子以及化生之类者，随其所宜分布用之。”

根据书中记载的柱础样式，在隆教禅寺发现的两个柱础即为铺地莲花样式。

考虑到柱础的制式，以及南宋期间舟山的历史，汪乐或推论：“这可能是南宋时期寺院的柱础。”

汪乐或为此特意联系了在南京的友人，将所发现的柱础样式、细节照片通过网络传给他。南京的友人是位阅历丰厚的收藏家，他把汪乐或的发现传在南京的古玩圈，让大家探讨。其中有一位联想到，苏州甯直保圣寺大殿就曾发现过一个宋代铺地莲花柱础，与此番隆教禅寺发现的甚为相似。根据莲花瓣的形状，南京的几位收藏家更倾向于隆教禅寺发现的柱础为北宋历史产物。

“隆教禅寺的莲花瓣尾端是尖的，但南宋的莲花瓣雕刻一般更为圆润些。”友人如此告知。

大家的眼光都集中到了宋朝。

## 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是寺院正门

到底隆教禅寺的柱础与宋代有没有联系？汪乐或开始寻求隆教禅寺的历史。在讲究制式的古代，莲花非一般人家可以雕刻的。宋代有“非官室寺观，毋得雕镂柱础”的规例，所以柱础雕刻发展着重在官室及寺庙方面。且寺院是在皇帝赐额之后才可以雕刻使用莲花造型。

据《定海厅志》记载，隆教禅寺在后汉乾祐二年初建，名隆钱，宋大中祥符元年赐今额。元朝期间，寺尽于火，僧清志度土奠基，迁于南屏。元混一后，住持行圆重建选佛堂。遭后废，清康熙年间复。

这说明，隆教禅寺在“宋大中祥符元年赐今额”，即隆教禅寺在1008年的北宋有了雕刻使用莲花的权利。那么此铺地莲花柱础出现在隆教禅寺也有了可能。

根据《定海厅志》的记载，隆教禅寺曾“尽于火”，这也有可能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一个柱础上的莲花发黑的可能。

此番参与研究的还有一位历史爱好者张森璘，他在发现两个柱础的位置正中间，打开罗盘，面前东北，刚好北偏东45度，背靠西南而面朝东北，即所谓“坐坤向艮”。周易中坤在西南，八卦中寓指“地”，所谓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，故坤有包罗万象之意。艮在东北寓指“山”，则象征着坚韧不拔之精神。他认为，这极有可能是宋代时期寺院的正门，选址方位如此，有“容此海岛之万民，以坚韧之心去度化”的宏愿。

## 又发现一道不同寻常的后门

汪乐或一行在最近的一次探访中，又有了新的发现。

众人穿过毛竹林和杂草丛生的泥地，推开一处早已破败的木门，在寺院不远处的山边，荒废的营房旁，发现了一处被泥土覆盖的石块，它出于一道沟壑的中间，或许曾经被人用来做“桥”使用。从仅有的裸露部分看，疑似残碑。根据“万字不到头”的纹路，汪乐或推断它也许不是一块普通的石头，也曾见证历史。

用锄头仔细挖开泥土，呈现在大家眼前的是一块长约130厘米、宽约22厘米、高约17厘米的柱状体。但上面除了“万字”纹路，并无其他雕刻，大家好奇它的作用。此时汪乐或注意到不远处的破旧不堪、早已荒废的院门。宽度正巧也是130厘米左右，有没有可能这是一块门槛石？

汪乐或抚摸院门，发现虽然木质结构部分早已残破不堪，旁边用砖块所垒的部分也已被风化不少，但依然能看出用于支撑的两块石柱并非俗物。“根据制式，并非明清期间的，我更倾向于宋朝时期的石柱。”汪乐或说。一旁的砖块中，几个还留有非常古老传统的纹路，这是不是也是历史的遗存？汪乐或说还需要翻阅更多的古籍前去考证。

张森璘使用罗盘进行方位判定，此门背朝正北而面正南，丝毫不差。古时候民间起屋建造，有“四正不起屋”之说，即大门所对之方向，不宜刚好对正南或正北，总会刻意偏个几度，然有两者可以除外，一是皇家，二是寺院。究其原因，大概古人相信正南正北等这些“恰好的方位”，气场过于刚强，寻常百姓家庭不宜承受，而皇家所住，乃人间天子，寺庙所供，乃诸天神佛，此两者之气场也强，故而无妨。

根据之前发现的柱础位置计算，这有可能是道后门。

如此看来，这个如今隐匿于毛竹林、被杂草所覆盖的破旧院门深究下去，也许也有一番历史故事在其中。

## 呼吁更多的专业人士参与千年古寺文化探寻之旅

根据柱础发现地，即有可能的“正门”，以及刚发现的“后门”，汪乐或等人接下来准备用无人机进行距离测量，后续将数据交由专业的建模工作室，希望可以据此复原出当时寺院的占地和规模。

每去一趟就有不同的新发现，有没有一种可能，这座千年古寺还有更多秘密等待着我们去挖掘。汪乐或希望能有更多专业学者、专业人士参与其中，共同探寻千年古寺的文化历史。

如果他们的推理成立，在舟山的老朋友赵孟頫逝世700周年的日子，舟山在宋韵历史上也有了新发现。“舟山的佛教文化源远流长，历史深厚，影响久远，但舟山鲜少有寺庙古迹留存，多为后世翻新，许多原址很难考证。若此番发现为真，意义重大。”汪乐或说。